

游山西运城·读华夏历史
河东探“宝” (154)

槐泉碑楼

古槐清泉间的德义传承

□记者 薛丽娟 文图

行走的路上总有一些意外的遇见，譬如，上次探访绛县郡马府，在其所在村落槐泉村的古道旁，那座刻着“皇清”“国子监”等字样、烈日下静静矗立的碑楼。

它青石雕砌，斗拱挑檐，虽历经百年风雨，却依然散发着古朴庄重的气息。这座碑楼究竟承载着怎样的故事？又为何能在岁月的风雨中留存至今？让人不禁好奇其背后的故事。

村名槐泉有渊源

站在曾经的古道、现在的碑楼旁，四处观望，惊叹于此地选址的精妙——依山傍水。

村落东依九凤山、西傍九京山、南望东华山，三山宛如三条巨龙守护；黑河穿村而过，非常契合古人“依山傍水、藏风聚气”的风水智慧之说。所以，这里是晋献公的长眠之地。

相传，晋献公寻找陵墓时，大臣一直找不到“十龙地”，直至发现九京山（因山形像九条静默盘旋的巨龙得名），并称晋献公百年后化龙，便可凑成“十龙”之数。于是选定此处为陵。陵墓对面的东边坡上有九条沟，形似九只凤凰展翅，构成“九凤朝阳”之象，整体形成“九凤朝阳十龙地”的绝佳风水格局，象征着吉祥、兴旺。

晋献公去世后，其子夷吾继位，为修建陵墓，调用近万军民，从几十里外的曲沃太子滩取五花土，用簸箕搬运堆砌，历经数月终成大墓冢。

早年，晋献公墓地旁有一汪清泉，泉边长满了茂盛的国槐。看守陵墓的人围绕清泉和槐树聚居成村，“槐泉”之名便由此而生，沿用至今。

尽管如今村中“槐泉”盛景已不复，但村名中蕴含的地理形胜与风水智慧，仍让后人能联想到千年前那段与晋献公有关的历史传说。

元朝靳氏显荣光

提到槐泉村，便不得不提及当地名门靳氏家族，祖籍曲沃曲村，为西汉信武侯靳歙、汾阳侯靳强的后裔，其先祖曾追随刘邦建功立业。

元朝时，靳家迎来鼎盛时期。据族谱记载，当时家族中涌现72位朝廷高官，多人被追授“西河郡侯”。仅附近曲沃、绛县、绛州、翼城等十几个县，就有众多靳姓县官。更令人称奇的是，靳家曾拥有独特权力——一个县两个衙门。在曲沃，除了曲沃县衙，还有靳家衙门，面积达100亩，与县衙规模相当。其设立缘由是县太爷处理靳家矛盾



◀▼槐泉碑楼，见证乡村德义传承。



时左右为难，后由当时靳家一位朝廷高官奏请皇上，获允设立并赐半副銮驾与圣旨。靳家衙门不仅处理族内事务，还兼理村里和县里的公事，因办案公道而深得民心。

元朝末年，迁至槐泉村的靳家分支，同样达到巅峰——第四代靳杲任绛州州官，娶了蒙古郡主（王爷之女，皇帝侄女）成为郡马。这位郡马出身显赫，父亲是元奎章阁大学士，爷爷曾任兵部尚书，其居所郡马府气派非凡，门庭石狮、琉璃照壁尽显皇家规制。可惜的是，明军灭元后，明朝对晋南一带靳家的记载非常少。

明清时期，靳氏一族凭勤俭立本，靠诚信持家，拥有300亩土地的同时，生意涉及粮、棉、油、布、铜、铁、药等多个领域，足迹遍布河南、陕西、山东等省。经过数百年繁衍生息，族人开枝散叶，靳家人丁兴旺。但他们并没有因富足而忘本，始终恪守家训，以仁待人、以爱睦邻，在乡间口碑很好。

竖立在槐泉村东北角的“德寿碑楼”，正是靳家族人积善行德的无声见证。

仁善铸碑传世芳

清咸丰年间，槐泉村靳家出了一位医官，名靳硕德。这位国子监出身的医官，数十年如一日，免费为村民治病施药，遇到灾荒之年，还救济粮食，舍饭于民，德行高尚。

清咸丰十一年，靳硕德去世后，全村人及附近受过恩惠的人，为感念靳族医官的义举，纷纷捐款修建了这座碑楼。

碑楼高约三丈，长八尺，全由青石打造，四柱方顶，石瓦覆面，脊顶立有瑞兽麒麟，四角以整体斗拱挑

檐，远观巍峨壮观。

亭楼北面对联“文移北斗成天象，日捧南山作寿杯”，与南面对联“绿水无涯恩泽远，青山不老岁月长”，既颂其德行，又喻其恩情。

石碑南面刻有“南极星辉”四个大字，表达对老者长寿的美好祝愿，也可谓对一个人德行的最高评价。因是众人捐钱而立，其下刻有捐款人信息和简单介绍。

石碑北面刻有赞美靳硕德老先生的序文，详细记载了他免费医病、灾年舍饭的善举。“士以德重德盛而寿自长，人以行先行至而祥弥”的文字，传递了品德高尚则寿命自长的理念，教导世人应该多行善事。落款“南北街合村仝立”，足见民心所向。

这座碑楼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工艺。一般碑刻多为阴刻，而此碑全为阳刻，工艺难度极大，耗费财力物力也是甚巨，其承载着村民对仁善之举的铭记与敬仰。

据说，以前路两侧曾有大大小小近百通碑楼，但均被拆除了，唯独这座碑楼被村民保了下来。由于老先生德行高尚，受过他恩惠者众多，人们感恩与敬重他。这也说明了一个人多做善事，彰显德行的重要性。

这一刻，对联上“绿水无涯”的意境与“文移北斗”的气象，无比具象，眼前呈现出这一方教化民风之景。当古槐根系深扎于清泉之畔，当靳氏家训中的“勤俭诚信”融入村风，当古碑楼承载的“德义”流芳至今……自然地理、家族历史与人文精神，早已熔铸成槐泉村滋养民风的精神坐标。

从村名由来的自然共生智慧，到靳氏家族的郡马荣光，再到德寿碑楼的青石刻痕，都在印证：唯有德义如泉，方能滋养一方水土，让千年故事在石碑与村名中生生不息。

河东风物

走笔绛州署

□吕成民

假日里，阳光明媚，清风徐来，慕名至汾河岸畔的绛州古城，一睹“千年州署”的风采。

来到“七星坡”前，这个当年的“衙坡”依地势而建，左为平坡、右为石阶，可谓之千年前的“人车分流”。于坡上，可登高观景，亦可席地而坐，面对戏台观戏，叹服古人能有如此智慧和奇思妙想！

沿着凹凸的石板拾级而上，一步一步仿佛在跨过一年又一年，一朝又一朝，岁月更替、斗转星移，这块石坡道见证了无数风雨、沧海桑田。

蓝天白云下，一座“鼓楼”映入眼帘，气势恢宏。此时，耳旁似听到了咚咚的鼓声……穿过楼门洞，来到“绛州署”门前，在这隋代以来的州治之所，如梦回千年，与古人一起议事论政。

穿过庄严的大门、仪门，视野豁然开阔。正前方巍巍“绛州大堂”，左右分设六曹，谓之司功、司仓、司法、司兵、司户、司士，职责涵盖行政、军事、司法、人事等，确保州府事务有效运转。驻足其间，睹物思量，恍见身边尽是来来往往、忙忙碌碌办差的差官衙役。

“绛州大堂”前，玻璃罩内唐地基、宋砖石、元坡道、明清墙体，静述着古绛州绵延千年的故事，让人感叹历史的如此厚重和代代传承。

“绛州大堂”始建于唐，为绛州州守衙内正堂，是我国现存唯一面阔七间的州府大堂。古代州衙正堂规制通常为五间，而其独为七间，世间少有。

当年，这里也曾旌旗猎猎、鼓角铮鸣。唐太宗李世民东征高丽，命大将军张士贵任绛州设帐募军征兵，招兵处就设在州署衙门大堂内。“神勇收辽东”“三箭定天山”的绛州龙门白袍将薛仁贵，随军征战，东征西讨，功勋卓著，为历代传颂，戏文曰：“此人姓薛名礼字仁贵，娶妻柳氏，保王征东一十八载，官封平辽王。”

大堂内壁镶嵌一石碑，刻印有“宋真宗御制文臣七条”碑，一曰清心，二曰奉公，三曰修德，四曰责实，五曰明察，六曰劝课，七曰革弊。其称得上是古代官员的廉政警示，提醒着历朝历代的州府官员，要公正廉明、励精图治、体恤治下百姓，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。时至今日，仍有着现实教育意义。

堂后是衙署后花园，名曰“绛守居园池”，是中国现存唯一的隋代官家园林！穿过后门，沿阶而下至“泃莲池”，池中植莲，碧波荡漾，鱼儿戏于其间，不时冒出水面，推起层层涟漪……池南“泃莲亭”半架池上，高耸似阁，歇山顶，三面皆窗，进深见方，外周石栏环绕。范仲淹题诗曰“一泉西北来，群峰高下睹”，欧阳修也曾“尝闻绍述绛守居，偶来览登周四隅”，文人墨客在此以诗会友，谈笑风生，挥毫泼墨，留下千古佳话！

回转“七星坡”，站立坡顶，俯首坡底，便见“乐楼”——上下两层，上层要皮影，下层唱大戏，人们就坐在这道石坡上看戏，其乐融融。看过好多古戏台，皆是平地起台、台前平展、独台独院，唯有绛州古戏台因势而建，巧妙结合，独一无二。既是舟车人行的坡道，又是观戏的好场地，阶梯分明、层层错台，无论多少人，都能看到戏台上的长袖善舞、唱念做打。

下得坡来，抚摸着“乐楼”布满层层裂纹的青砖，耳边传来熟悉的乡音。戏台上，《薛刚反朝》《杨门女将》《空城计》唱不尽的家国情怀、忠孝节义，《苏三起解》《窦娥冤》《芦花》道不完的人间疾苦、悲欢离合。千百年来，“你唱罢来我登场”，轮番上演，一时欢笑、一时泪洒、一时悲叹，真是戏如人生，人生如戏！

走出好远，耳边仍隐约传来，亭台楼阁上诗人的万丈豪情、戏台上青衣花旦的委婉唱腔、鼓楼上将士的雷震战鼓、大堂上衙役的威威武武……

“观今宜鉴古，无古不成今”，真是不虚此行！



▲绛州署山门 记者 薛丽娟 摄